

翁貝托，你一定是帶着微笑走的(下)

趙武平

懷念一位遠去的智者

那一天，晚上在綠波廊設宴，談起城市的演變，陳昕總裁對客人說，他們中午去的陸家嘴，是近十年發展起來的上海；出版社所在的福州路，則是過去一百年的上海；而飯店外面的城隍廟，則是七百年上海的縮影。在贈送禮物的時候，又介紹說是取自有五百年歷史的木版印刷古籍，上面文字是一千四百多年前一個朝代的史實。翁貝托身為史學家，自然對這頁故紙興趣濃厚。但沒有料到，他在回國之後，竟仍然惦记着，還要我幫忙說明，那些文字到底是說什麼。

這下可真是難為我了，看不見實物，怎又可能說得清楚，那劉宋史書一頁，內容究竟為何。

至於他自己那本書的事情，則是他們離去前一天的傍晚，走在城隍廟人群熙攘的街道上，雷娜特問我是否聽說，安東尼奧尼一九七二年在此地為紀錄片《中國》所取的鏡頭，後來成為中方指控他代表蘇修、美帝國主義和法西斯，用電影瘋狂攻擊「無產階級大革命」的罪證。翁貝托不經意地插了一句，說他針對那個事件，寫過一篇《論阐释》；或者，成為馬可波羅的難度，收在一個文集當中，到家後會找出寄給我。

「安東尼奧尼反華電影」事件的來龍去脈，我雖然有所了解，但卻不清楚片子一九七四年在威尼斯雙年展上遭禁的那一晚，翁貝托正好也在首映現場。

不過，我猜他應該不會明白，這場莫名其妙風波的真正起因，卻是美國某楊姓著名物理學家給周恩來「上書」的惡果。他對安東尼奧尼「醜化」新中國社會的指控，恰好被江青等人拿來用作道具，製造出「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一幕鬧劇，不光在中意兩國間引發外交風波，也激起意大利知識界以意識形態和藝術自由為話題，展開一場曠日持久的辯論。親歷其境的翁貝托，自然也參與在內。

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電影季刊》發表文章，以符號學和文化評論家的身份，結合對電影語言表達手法的分析，既道出了安東尼奧尼身為西方導演在封閉而又極度敏感的中國左右為難的苦衷，也解釋了藝術作品處於世界上兩種不同文化之中，自然會受到「人類學和符號學」的價值判斷，也難免被另一文化所誤讀，曲解，甚至拒絕。他儘管理解中國人當時的心態，但卻不能認可粗暴強加給導演的那些罪名。他堅信安東尼奧尼不是任何一方的「御用宣傳家」，更與法西斯風馬牛不相及，畢竟安東尼奧尼作為一個勇敢的反法西斯藝術家，在意大利是盡人皆知的。

後來，翁貝托也還說過，自從馬可波羅訪問中國以來，無數嚮往中國、熱愛中國文明的歐洲人，即所謂的「中國愛好者」(Sinophiles)，無論是虔信的耶穌會傳教士，還是「最後一個文藝復興人物」基歌爾，和近代大哲學家萊布尼茨，或者其他的後繼者，都希望接近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社會，和中



■米蘭數千民眾參加著名作家埃科遺體告別儀式。新華社圖

國人民進行交流。但他們努力的目標，並不容易實現；在新時代做馬可波羅，同樣面臨風險和困難。

雖然不曾當面問過，但我在心底以為，翁貝托也是一位真誠的「中國愛好者」，一個想真正了解當代中國的馬可波羅。

一九九三年夏天，經過廣州、西安、蘭州、敦煌、吐魯番，走了絲綢之路的一段之後，翁貝托和一批歐洲學者來到北京，在題為《他們尋找獨角獸》的報告中，他對兩種不同文化的相遇和衝突，描述了三種可能性：征服，——結果要麼是教化，要麼是毀滅；文化掠奪，——像古希臘戰勝古埃及及後，對後者文明的兼併和吸納；交流，——互相影響和尊重的雙向溝通，如同歐洲和中國最初接觸的情形；「馬可波羅時代以來，尤其是利瑪竇時代，兩種文化就在交流各自的秘密。中國人從耶穌會傳教士那裡接受了歐洲科學的很多方面，同時，傳教士又將中國文明的方方面面帶回歐洲。」

翁貝托認為他到中國來，「不是尋找獨角獸，而是努力理解龍的習性和語言」，他希望自己面對中國文化，能夠「遵循一種完美的、民主的文化人類學的原則：了解比爾並非意味着去證明他們和我們相似，而是要去理解並尊重他們與我們的差異」。

在同樣的場合，關於歐洲的前途和命運，以及巨大的北非移民潮，翁貝托也有過驚人預言：「我這次有幸走了絲綢之路，在新疆看到佛教、道教的廟宇旁邊有清真寺。我想到二零零零年後，歐洲各國會像新疆一樣，在巴黎、柏林、羅馬，那個時候的清真寺會比現在多得多。」

「新的歐洲後現代的民主思想，應該建立在承認各個種族、民族的權利，他們能在任何地方自由活動，也就是說，不僅要尊重他們的思想，而且接受有不同文化和語言的民族，這就是二零零零年歐洲應該做的事情。但是現在可以說，歐洲已經天下大亂。」

這是一位智者給世人的忠告，但似乎又如對牛彈琴。

如今，歐洲迎來更多中東難民，極端宗教恐怖活動也不消停，這世界哪裡還有太平？

也許這個世界永遠不能理解他。也難怪他要趕緊抽身脫離。

在冥冥之中，我彷彿望見他，正帶了一絲微笑，絕塵而去。

——二零一六年二月廿六日凌晨，埃科先生辭世第七天，記於打浦橋

書若蜉蝣

葉輝

何啟與啟德濱

歷來坊間訛傳啟德機場乃紀念何啟和區德兩位創建者，查兩人早於1914年及1920年離世，與1925年啟用的啟德機場興建無關；位於九龍灣的新填地早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就建有啟德濱了，啟德機場只是以原有地名命名而已。

話說1914年，廣東省政局動盪，大批難民來港，何啟、區德合資經營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在九龍灣北岸大規模填海，得地120英畝，其中在龍津石橋一帶開闢多條街道，俱以「啟」和「德」命名，如啟德道、啟仁道、長安街、啟義道、啟禮道、啟智道、一德路至九德路等，街道最終只有約半數建成，沿街建有數百間房屋，此為啟德濱花園城市住宅區。

余震宇編著的《九龍海岸統編》一書載有一幀啟德濱跨頁照片，說明很簡短：「一九二零年代，啟德濱。」另有一幀啟德濱的老照片，附有說明：「日佔時期，前面數列樓房因啟德機場擴建被拆，遠處可見棄城城牆、白鶴山及獅子山。」就照片所見，啟德濱略覺蕭條，皆因1922年及1925年相繼爆發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啟德濱地價因而大跌，至1927年乃被港府接管。

話說何啟與興中會頗有淵源，早在1895年，孫中山在港成立興中會總部，部署廣州首義，何啟予以支持，他與謝纘泰受邀修訂起義英文宣言的草稿，並指導外籍記者在西洋報刊上撰文支持革命，為起義製造輿論。

何啟之父為何福堂牧師，胞姐為何妙齡，姐夫為首名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伍廷芳，有此背景，何啟並無加入革命組織，他中學就讀於中央書院，其後赴英十年，先後獲得醫學和法律兩個學位；返港後他先以行醫為業，但發現華人對西醫頗為抗拒，因此改任律師；1890年，他以三十一歲之齡出任立法局議員，凡十四年。

何啟在倫敦讀書時與英國雅麗氏(Alice Walkden)結婚，1882年與妻女返港，兩年後雅麗氏感染傷寒病逝世，何啟為紀念妻子，遂答允捐建於1887年落成的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簡稱那打素醫院)；同年10月，在醫院內成立了香港西醫書院(即香港大學前身)，首批入學者有十二人，孫中山乃其中之一，以優異成績畢業；孫中山其時更深受何啟提倡之西方科技及新政的思想影響。

何啟任立法局議員期間大膽政言，捍衛華人權益，他亦特別關心其時的中國，比如1887年撰寫《曾論書後》(批評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1895年撰寫《新政論議》(提出改革中國的建議)、1898年撰寫《康說書後》(反對康有為為鼓勵中國人的排外情緒)、1899年撰寫《勸學篇書後》(批評張之洞「中體西用」之方法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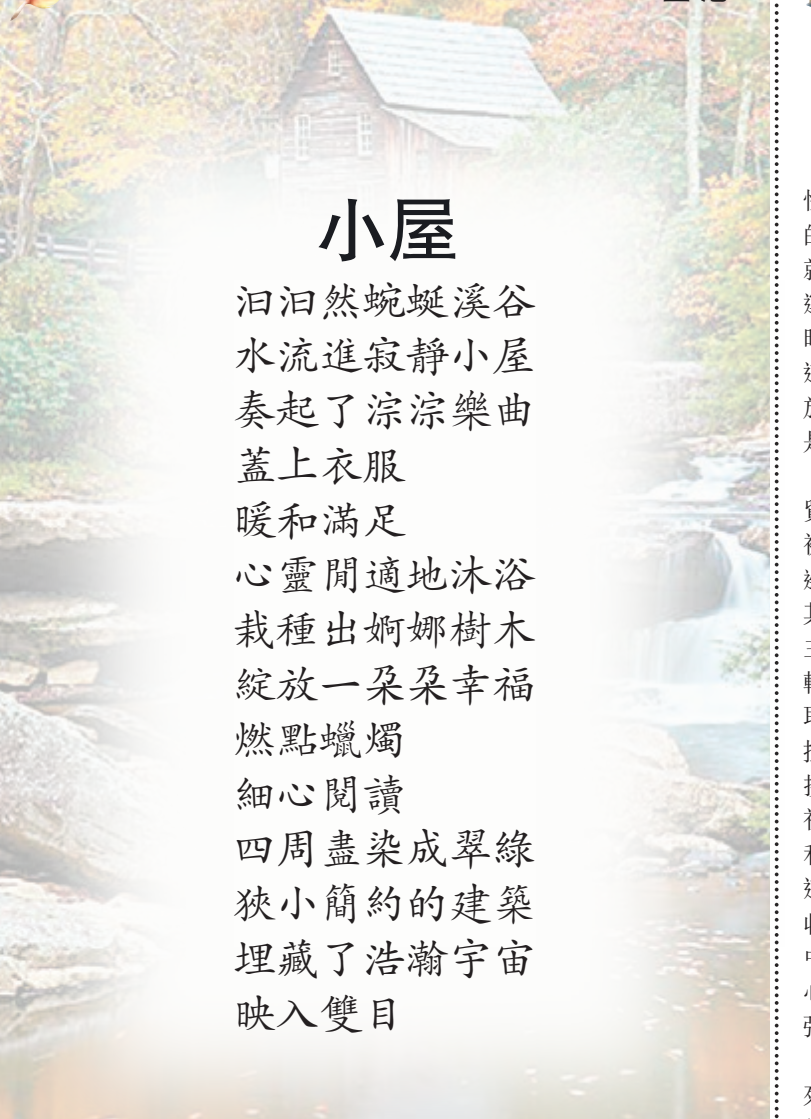
由此可見，何啟與革命黨人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因而引致港府的諸多猜疑，及至1913年8月，港督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遂向英廷建議，不再委任他續任立法局議員；翌年，他就病逝了。

文藝天地

畫中有話 ■圖：K.Wong



詩詞偶拾 ■星池



亦有可聞 ■青絲

大黃戰爭

大黃是中土原生的一種藥材，其性寒涼，具有清熱瀉火、排毒助洩的作用，應用範圍廣，早在漢代，就有胡人客商經絲綢之路把大黃販運到中原、西亞及歐洲等地。明清時期，大黃與茶葉、絲綢、瓷器一道，是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被用於交換馬匹、皮毛、白銀等物資，是享有國際聲譽的出口土產之一。

清初，沙俄與中國建立起了邊境貿易，恰克圖、尼布楚、祖魯海圖被指定為兩國的主要貿易地。由於邊境商品的交易量大，發展迅猛，其利潤和稅收很快就成為了沙俄的主要財政來源。其中，沙俄把大黃轉賣到歐洲，僅此一項，每年就能取得十五萬盧布的收入。但是強調控制的清廷，對於發展國際貿易及接納外來文化，態度並不積極，最初只是為了保持邊境平安無擾，才和沙俄定下邊境條約，並不看重從這一塊取得的稅收。乾隆繼位後，收縮了邊境的規模，把交易主要集中在恰克圖一個貿易地。這對於一心想要加大貿易渠道、實行遠東擴張的沙俄，不啻為一個重大打擊。

沙俄當初能夠迫使雍正簽下《布列斯奇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就是看準了清廷不想在邊境多生事端的軟肋，所以在乾隆調整了邊境政策以後，沙俄故伎重施，不斷在邊境滋事，引起糾紛。如達反協定，私增邊境的貨物價值；屢將界定兩國邊界的木柵，偷往中方境內推移，侵佔領土；懲患士兵及流寇越界搶劫，進行騷擾。乾隆五十年(1785年)，俄方士兵持械跨境搶掠，中方進行交涉，俄方卻拒絕交出肇事者。被激怒的乾隆，又下令關閉恰克圖邊貿，不再和俄方進行交易。由於之前沙俄販賣大黃獲利甚豐，需求量一直很大，是雙方貿易的主要商品，這一情形，卻被中方誤讀為俄國人嗜食肉食，須藉大黃來幫助排泄，不然就會有性命之虞。所以，大黃也成為了這場貿易戰中的焦點。

恰克圖閉關以後，軍機處接乾隆上諭，要求傳令各地的官員，嚴厲打擊民間私販大黃的行為，以免在閉關期間，有人通過地下渠道將大黃走私到境外賣給俄國人，如此就達不到懲治俄國人的目的。諭旨除了要求甘肅、新疆、蒙古等毗鄰邊境的地方，要嚴飭關口，沿海的省份也被點名提醒，以免有大黃經海路轉賣到俄羅斯。當時，兩廣總督

來鴻

多情總被無情傷

成之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情繫人生，這是一個人情的世界，多情爛燭了芸芸眾生的歲月，也充斥着無情的愛恨糾纏。世事無情，行走在世上的我們往往傷痕纍纍。

時光如流水，浩浩東去也。縱使我們千呼萬喚，臨淵長嘆，長河依然故我，不捨晝夜。在再歲月中，不覺間我們白了少年頭，常怨人生無絲掛，黯然神傷。童年無憂，少年多情，人到中年雖不惑，總不甘願知天命。由不得你，從健步如飛到步履蹣跚，從過目不忘到絮叨失憶，從豪情滿懷到牆角夕陽，曲線人生如日月接受，不可拂逆。悲觀者徒嘆息，開明者欣然接受，情傷與否就在各自理念。生活的美好，一旦觸碰到現實堅硬的地面，傷心總是難免。

愛情是人間最美麗的神話，經滄海桑田不減玫瑰顏色。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相戀的人為情所困，苦中生甜。有情人終成眷屬，是我們期待的正果。永遠也追不到的愛情，揉碎了多少痴情者的心。牛郎織女，勞燕分飛，天涯咫尺，甚至人鬼情未了，都讓我們不免嗟嘆，唏噓不已。家喻戶曉的梁祝化蝶，情動世

界的魂斷藍橋，令人扼腕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亦真亦幻的白蛇許仙，愛的悲劇綿延千年，屢屢上演。在愛情美輪美奐的大戲中，為什麼總會有這麼多的插曲戲中人們的淚點。

才子佳人是青燈古卷中的亮色，可是恰如天空中的流星，片刻的絢爛換不來宇宙中的永恒，無數佳話常常湮沒在竹筒淡墨之中。有人作過梳理，在西方繪畫史中有一批天才的畫家，諸如梵高、拉斐爾、席勒、卡拉瓦喬，卻是英年早逝，除了曠世奇才外，沒有再給世界留下什麼。演藝界的瑪麗蓮夢露、鄧麗君、阮玲玉、李小龍等，多少耳熟能詳的名字，多少如花如醉的故事，當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生命卻戛然而止，令無數粉絲愁腸百結，抱憾難平。世間最殘酷的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命運或許是無情事端最好的藉口。

人情是世上最累的債。人組成了社會，社會是人情的集合，遊走在世界上，就逃不掉人情的網。不近人情，必定是四處碰壁，情不近你，孤家寡人終其一生。淡泊寧靜者尚可獨善其身，不為所累。對人情愛恨參半，首鼠兩端，欲拒還迎的人，只能掙扎在糾結的漩渦，內心不得安寧。人脈是我們津津樂道的字眼。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一個朋友就多一條路，這是祖輩司空見慣的諄諄教導。融於圈子，廣交朋友，培植人脈，遊刃社會，如此不一而足的處世哲學，在我們的腦海裡根深蒂固。刎頸之交、酒肉朋友、業內同仁，熟悉不熟悉的面孔愈來愈多，聯繫多聯繫少的號碼充塞手機，貌似海內存知己，處處皆貴人。有句話，讓人醍醐灌頂，清醒了很多：你不够優秀，人脈是不值錢的。能夠對等，才能獲得相應的扶助和資源。泡沫的人脈，不等於不離不棄的人情。落難是人性最無效的試金石，不要在山窮水盡的時候才舔舐無情賜予的傷口。

扼住命運的咽喉，不為情傷，往往是一廂情願；但一味地悲觀，忌憚多情，注定擺脫不了無情的折磨。心態是生活的天平，情到濃時反為薄，情近無時不蹉跎。不因無情而寡情，不因多情而忘情，順勢化之，有度拿捏，試問有幾人信手可得？多情與無情是學生的，自然即合情，和而相融，則不相煎。